

沪语讲堂

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

——上海话前世今生之十四

文 / 钱乃荣

胡适还讲:“苏州的广东的文学家,能够做他们苏广的优美的文学,国语,岂不是损失了一部分文学的精神吗?岂不是淹没了一部分民族的精神吗?如果任他们自由发展,看似和国语有些妨碍,其实很有帮助的益处。”(胡适:1921年《国语运动与文学》)胡适的语言文化观是多元个。

胡适讲辩眼话到现在已经过了90年。胡适、刘半农、钱玄同辩点“五四”旗手、思想家文学家语言学家辣辣当年大力倡导国语个同时,仿佛预知今后会发生种种偏差,所以早就留下了交关谆谆净言。

刘半农也讲到过母语方言个特殊作用:“大约语言在文艺上,永

远带着些神秘作用。我们作文作诗,我们所摆脱不了,而且使能于运用到最高等最真挚的一步的,便是我们抱在我们母亲膝下时所学的语言;同时能使我们受最深切的感动,觉得比一切别种语言分外的亲密有味的,也就是这种我们的母亲说过的语言,我们叫做方言。……方言是永远不能消灭的。”伊又说:“假如我们做一篇小说,把中间的北京人的口白,全用普通的白话写,北京人看了一定要不满意。但是南方人写白话文却习以为常了。若用普通白话或京话来记述南方人的声口,可就连南方人也不见得说什么。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被习惯迷混了。我们以为习惯上可以用普通白话或京话来作一切文章,所以做

了之后,即使把地域的神味牺牲了,自己还并不觉得。”(刘半农:1925年,读《海上花列传》)

胡适总结讲:“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徐志摩发表了一首方言诗《一条金色的光痕》,胡适就高度评价:“凡懂得吴语的,都可以领略这诗里的神气。这是真正白话,这是真正活的语言。”(胡适:1925年《<海上花列传>序》。)

鲁迅也说过:“现在能够实行的,我以为是……做更浅显的白话文,采用较普遍的方言,姑且算是向大众语去的作品。”(鲁迅:答曹

聚仁先生信,1934)

总而言之:方言妙语间有人性中个“神”。国外现今个研究成果证明,一种语言,构成了一个地域个人个独特个思维,伊会自然落实到人个生活、工作个每个方面,哪怕设计制造出来个产品也因此有差异,更何况辣文艺、情感、习俗浪个差异了。何况上海个语言多元、文化多元、艺术多元历来就是甬个国际大都会个主要特色,多元文化自有其创作搭欣赏个根基。多元了再有借鉴搭创新发展,上海以前轻工业产品个丰富性搭前卫性也是一个明证。

《新民晚报》上海闲话专栏个上海话散文大家欢喜看,其汇集《浓浓沪语海上情》畅销;金字澄个上海话小说《繁花》全国频频获奖,脍炙人口是因为大家努力去恢复出刘半农讲个甬十分之三四个方言神味来,见证了甬些先贤个箴言之不朽。

远开一点

肮三

文 / 彭瑞高

“肮三”在上海话里已存活多年。我小时候就有这个词;到郊区农村,农民也讲这个词;现在市区还在讲,只是上年纪的人讲得多些,年轻人讲得少些。

有说“肮三”与“on sale”(削价货)有关;依我看,它与“肮脏”有天然联系。不过,把“肮三”等同于“肮脏”“下作”,不够准确;说它就是“可耻”“羞耻”,犹嫌不足。“肮三”就在这类意思中间游荡,很是微妙。

“肮三”这个词,上海女人说得,男人说得少。上海女人骂“肮三”时,那口气,那眼神,很可回味:她们吐出这两字时,一般都摇头、撇嘴,连眼神都是不屑的。譬如这几天,报载某名导演在京嫖娼,还连嫖三天,女人们看了报道,就撇嘴、摇头,还冷笑一声,才骂出这两字来——“肮三!”这个“肮三”,谴责的分量就比较重。

但在大多数时间场合,“肮三”并没有那么重的分量;如果有骂着“肮三”一笑而过的,那分量就更轻了。如:两家的宠物狗,一雌一雄,遛狗时相遇,两狗或纠缠不清,主人就会在旁边笑骂一句:“肮三!”这时的“肮三”就有戏谑的成分了。

上海人有时讲“某人肮三”,倒不一定定性为“下作”,而只是说“素质差”而已。如不久前两个年轻港台明星在京吸毒,上海女人说:“这两个小人肮三。”就属于这种情况。上海人还会讲某件事“蛮肮三的”,发音轻而随意,那就有“某人差劲,弄得场面尴尬”的意思了,如:“老板在旁边,他还这么讲我,蛮肮三的。”

沪语民谣

马云

创作 / 王成荣

追随着辣布鞋子,闯荡美国有胆子,阿里巴巴亮牌子,马云实在是模子!

沪读码头

国门检疫从上海始

文 / 徐鸣



■ 外滩古典式海关关署

12月19日,位于外滩重建个海关大楼正式落成,检疫处搬入。

过去中国海港卫生检疫主权直接操纵辣殖民主义者手里。中国检疫防疫事业先驱、老海归伍连德等有识之士呼吁政府收回权利。1930年7月1日,经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卫生署辣上海建立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设上海海港检疫

所,委任伍连德为第一任处长兼上海检疫所所长。从此由国人直接管理国境卫生检疫事宜,并参照国际惯例和国际卫生公约,制定了《海港检疫所组织章程》等一系列章程和规则。

上海海港检疫所先辣拉海关大楼办公,后来迁往九江路2号楼。1932年6月移至北京路2号。

1934年,辣吴淞炮台湾增设吴淞检疫医院。

检疫所以检疫查验为主,注重鼠疫、霍乱、天花、斑疹伤寒及黄热病5种传染病监测。以后业务逐渐扩展,除了监测之外,还对出入境人员接种预防天花、霍乱等多达8种疫苗。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成为全国卫生检疫技术中心。

1937年抗战爆发,中国防疫医院浦东部分场所被日军炸脱、检疫用船被日军扣留;侵略者夺取了上海海港检疫。1942年,小日本将上海海港检疫所改名为江海关海港检疫所,所址设辣海关一楼。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接收江海关检疫所,恢复上海海港检疫所原名。1946年,先后建吴淞分所及吴淞检疫医院。辣拉汉口路93号设海员门诊部。同时正式进行空港检疫,上海龙华、江湾两机场从1946年开始办理航空检疫手续。

1949年5月上海解放,6月1日市军管会接管了上海海港检疫所。1950年改称交通检疫所。1957年再改为上海卫生检疫所,隶属国务院卫生部管辖。

阿有坏个棕绷修哦

文图 / 阿仁

闲话闲画

老上海个马路浪,弄堂里一日到夜可以听到勿勿少个叫卖声。“桂花赤豆汤!五香酱油茶叶蛋!”“削刀磨剪刀!”“阿有坏个棕绷修哦!籐绷修哦?”“卖糖粥!”“豆腐花!”每一种叫卖吆喝都拿腔拿调、都有程式。上海人只要听到熟悉个调头就晓得啥个小生意做上门来了。现在是听勿到了。只有唱滑稽戏个老滑稽还可以学唱出一长串,成为留住了老上海声音个保留节目。老姆妈九十几,伊还用伊当初结婚辰光个红木大床。红木床个架子还相当硬扎,不过床个棕绷吃勿牢介许多年代个压力,勿但松脱哉,还破了一只手掌大小个洞。我讲,老早就可以向昨天告别了,买只席梦丝来晒晒吧。老姆妈勿同意。“甬只床晒晒了。伊个年纪也快七十了。依还是出生

辣甬只床浪个!想办法来寻个穿棕绷师傅,修!”啥个辰光还听得到“棕绷修籐绷修”个叫喊。啥个地方还找到有甬门手艺个工匠。难。

还是老娘亲本事大。伊辣马路浪看到一个背着一袋棕绷绳子个老师傅,恰恰好是专门到东到西修棕绷个本地人。约定辰光,人家来上门服务了。我做帮手,拿棕绷床架子翻过来竖过去。盛上一面盆冷水,老师傅就动手修理了。伊也六十出头了,叫马袁斌。一个名字里有两个姓?“小辰光屋里向穷,过房拨了乡里个袁家。后来家境好了,又回转到本家。报回户口就恢复本姓马,就变成了马袁斌。我个儿子、孙子当然姓回了马。好马勿吃回头草?瞎三话四哈哈!”马师傅做生活勿停脚勿停,闲话也勿停。老底仔伊就是靠修棕绷修籐绷为生个,赚得全是辛苦钿。后来横扫资本主义,像马师傅样子个个小商小贩也出勿了门、上勿



得街。“阿拉伊辰光算是资本主义个尾巴。我厝匹马只好卷起尾巴做穷人。现在好了,解放哉。一个号头里我就算三天打渔、两天晒网也有五、六千块个收入。就是听没去办过执照。我儿子开了个小店,伊有正规执照个。啥个叫执照?就是赚铜钿个通行证!”马师傅不喝一口茶、不抽一根烟,三个钟头搞定,旧棕绷又绷紧了。老姆妈开心。

“为啥依勿叫几声修棕绷呢?”马师傅笑了。“现在用手机了。发张个名片拨依。一只电话过来,佢马上就到。有熟人要修棕绷籐绷个,多多介绍!”马师傅走了。临了伊丢下一句闲话:“放心,保证质量。保证依老阿太晒过一百岁!”